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

第十一回 華山上逢婢談舊 幕府中寄詩遣奴

話說李王孫，自到華山，日日做些修煉工夫，久慣成自然了。一日說道：「俺徑入中條，見張果導師，他叫我納新吐故，卻老還童，來這華山雲台觀做個羽人。明星夜禮靈藥，朝修綠簡丹文。指日形骸欲委，青天白日冲霄，羽翼將生。住此數年，不覺又是初秋了。且自散步閒行，也可乘時觀化。這華山，真好景物。你看，三峰如繡，一片殘霞斜日，果是丹邱所在。俺想遊仙的人，自有幾多樂處。比如那塵世中攪攪擾擾，迫迫忙忙，一霎榮華，千年富貴，都只好做話柄了。這搭兒瀑布飛流，青鬆夾道，將蒲團打坐一回。正是：科頭箕踞長鬆下，白眼看他世上人。呀，遠遠的望見人來，且自回觀去也。」起身要走，恰好輕娥走來相訪，說：「這邊有個道人，待去問他。」見了李王孫，說：「仙長稽首。」李王孫道：「道姑何來？」輕娥道：「數年前，有個李王孫，在這華山麼？」李生道：「這裡沒有什麼李王孫，既別數年，想多不在了。他原是何人？」輕娥道：「他是青門隱名杰士，有句話不好說。仙氏到大像李王孫。」李生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輕娥道：「是他侍女輕娥。」李王孫道：「我說你也像他。」輕娥道：「呀，這等說仙長是李王孫了。」李王孫道：「韓君平和柳姬何在？你為何道妝起來？」輕娥道：「王孫尚自不知。韓相公次年及第，官授金部員外。因去平盧參軍，安祿山這賊，攻破長安，夫人猶恐不免，剪髮為尼，我也做道姑了。」李王孫道：「怎麼你一人來呢？」輕娥道：「當時要一投法靈寺，一投熙陽觀，行至中途，游兵衝散，我特來華山相訪，欲托餘生，兼尋前約。」李王孫道：「原來恁的大亂了。我這山中人，那裡曉得。正是：尚不知有漢，又安知有魏晉乎。哎，韓君平，韓君平，你既得佳麗，又享科名，何等榮華，到今卻兩下飄零，不如我蕭然無累了。我住在雲台觀，此去數里，有個蓮花庵，都是女冠，你可從柳姬姓柳，那裡入道去好。」輕娥道：「我倒幸遇王孫，尚有棲身之處，不知我夫人流落何方？」李王孫道：「道家清淡，你敢還想著當時哩。」輕娥道：「物極則哀，花落必殘也。一意清修了。」輕娥道：「就此別了。」李王孫道：「待我過幾日，到庵來看你。」正是：頭白金章未在身，唯將雲鶴自相親。

舞衣施盡餘香在，一飯胡麻度幾春。

且說韓君平參軍侯節度，已經數載，那暇想及家事。一日偶爾說道：「幸喜太子早踐鴻基，祿山已遭窺難，兩京光復，大駕西還。只是那長安破後，宮殿灰飛，士民星散，知我柳姬存否何如？哎，縱免他壁碎珠沉，少不得雲孤月寡，風塵荏苒。音書絕關塞，蕭蕭行路難。」忽見侯節度行來，只得上前相見，說「元帥拜揖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參軍拜揖。」韓君平道：「元帥，可喜長安已平，多想朝元有待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參軍，下官遁守東隅，師徒左次，坐觀賊敗，生戴君仇。何如泛五湖之舟，歸南岡之步。」韓參軍道：「元帥青徐施警，海甸晏安，此皆由節度先聲制人，洪威及遠。即令那三方多難，餘孽猶存。聞得李太尉又代郭令公為將了。元帥就露表請朝，連兵討賊，豈不是身名俱泰，終始兩全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承教承教，下官便振旅長驅，參軍望同心犄角。」參軍道：「願依大樹，一借前籌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權且告別。」韓參軍送節度去後，說道：「我數日間又要從侯節度赴義河陽。長安漸近。先遣一介西行，討問柳姬所在。這般亂後，縱好，也只留得一身了。如今把個練囊，盛著白金百兩，權寄他為朝夕之費。哎，柳姬，柳姬，想起你來，且都不要說別的。只你那窈窕的身兒，溫存的性兒，也就有無窮想處。我與你在家時，少什麼唱隨，管幾多風韻。我就把此意吟成一詩，題在練囊之上。」遂沉吟一霎，寫道：「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時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也應攀折他人手。」詩已題了。「想我柳姬，到渭河相別，眉峰鎖黛，淚雨成珠。道是若逢江上使，須寄隴頭人。我別去數年，那淚痕點點滴滴，尚在那衫兒上，卻才寄得這一封書，叫他怎不怨我。」不覺泣下。「只一件，這幾年長安城中，閭里成墟，門庭易主，知可尋得他著麼？奚奴那裡？」奚奴道：「有，相公有何使令？」韓參軍道：「我命你去長安，尋訪夫人消息。」奚奴道：「盜賊縱橫，關途阻塞，怕還去不得哩。」韓參軍道：「長安久已平復了。只是我羈身王事，不能早歸。這裡有白金百兩，先寄夫人用度。咳，昔日秋胡的妻，怨其夫懷金陌上，投水而死。我卻不是那般人。這練囊上是寄夫人的一首詩。」奚奴道：「相公不久還朝，且少憂憶。小人去長安，一定尋個下落。」韓參軍道：「奚奴，早去早回，到洛陽城來會我。」奚奴道：「理會得，俺去也。」正是：

洛陽城裡見秋風，欲作家書意萬重。

復恐匆匆說不盡，行人臨發又開封。